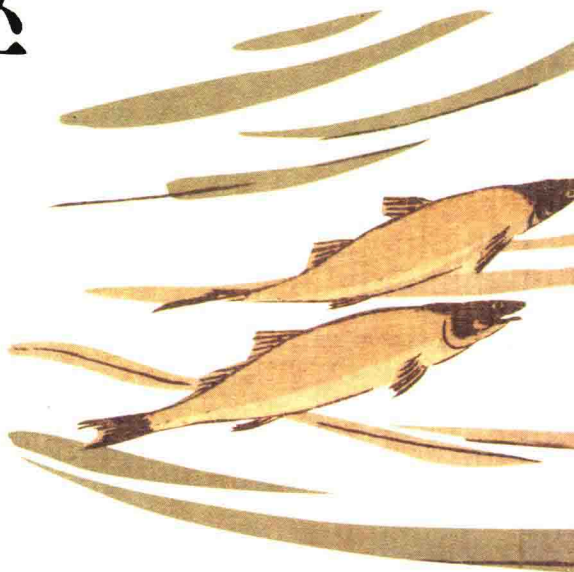


与贾祖璋 / 丰子恺 / 叶圣陶 / 老舍
等多位大师一起，听自然韵语，探奇妙世界。

倪雪君——选编

民风 野趣 幽然醉



{ 风靡民国年间《野草》《现代》《文饭小品》的杂文小品 }
{ 读大师经典之作 / 玩味不可复制的民国风 / 体悟独一无二的民国气质 }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CHAMPA & SUN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倪雪君——选编

民风
野趣
幽然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风野趣幽然醉 / 倪雪君选编. —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615-5580-4

I. ①民… II. ①倪…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4715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 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xmupress.com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8 字数: 198 千字

定价: 2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 目 | 录 |

自
·
然
·
轻
·
语

南国的五月 / 唐锡如 /	002
春雪 / 盛明若 /	005
西湖春景 / 许钦文 /	007
春雨 / 王莹 /	010
春雷 / 朱管 /	012
雨天 / 南星 /	014
夜 / 苏菲 /	017
十月之晨 / 李一冰 /	019
风沙 / 野华 /	021
风铃 / 芦焚 /	024
冬天 / 南星 /	026



萝卜 / 陈子展 /	030
相思子 / 翁克康 /	034
白果树 / 周建人 /	037
剪秋罗 / 王克洵 /	040
山核桃 / 傅东华 /	044
山 / 何章陆 /	048
晚山 / 孔另境 /	052
橙雾 / 施蛰存 /	055
幽兰 / 毕任庸 /	057
吃莲花的 / 老舍 /	063
山樗 / 徐式庄 /	067

| 目 | 录 |

C
H
A
P
T
E
R
1

生·命·之·微

乌龟 / 东方 /	072
雉 / 李广田 /	075
蚤的生活 / 周建人 /	078
雉 / 贾祖璋 /	080
蜜蜂 / 丰子恺 /	083
龟 / 贾祖璋 /	086
水螅的故事 / 周建人 /	089
蜘蛛 / 潘小平 /	092
螽斯 / 贾祖璋 /	095
蝌蚪 / 丰子恺 /	099
萤火虫 / 贾祖璋 /	106
河豚 / 濮厂 /	110
蜻蛉 / 贾祖璋 /	114



生
·
活
·
札
·
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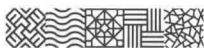
灯 / 林庚 /	118
谈洋车 / 李子温 /	120
人力车 / 俞平伯 /	124
好汉不吃眼前亏 / 六平画 /	126
骡车 / 南星 /	127
野饭 / 周冷秋 /	130
酒 / 柯灵 /	132
像片 / 老舍 /	138
灯 / 靳以 /	142
牛乳 / 东方 /	144
中国画的文人画 / 傅抱石 /	146
陀螺的梦 / 芦焚 /	149

| 目 | 录 |

C
H
A
P
T
E
R
S

民·风·民·俗

宁波滩簧 / 子钦 /	154
野台戏 / 姚广滨 /	158
昆曲 / 叶圣陶 /	160
驴皮影 / 李辉英 /	164
说相声 / 王志之 /	167
秧歌 / 林玉叶 /	175
灯棚纪胜 / 闻国新 /	178
我乡的目莲戏 / 朱今 /	181
客家妇女及其情歌 / 李金发 /	185
谈花鼓戏 / 陈子展 /	188
榔子和落子 / 陈灵谷 /	203
湖南歌谣和广西歌谣的流通 ——由土语文学到大众语文学的实证之一 / 黄芝冈 /	206



托
·
物
·
言
·
志

说抽烟 / 刘大杰 /	212
谈“吃田鸡” / 陈子展 /	215
论毛笔之类 / 鲁迅 /	218
论烟 / 徐訏 /	220
兰陵琐话 / 黄鲁珍 /	226
我底屋子 / 靳以 /	229
弄蟋蟀 / 孟述祖 /	231
斗蟋蟀 / 东方 /	235
玻璃建筑 / 丰子恺 /	239
看画 / 陆旭 /	242
书店里 / 朱管 /	245

chapter 1

自
然
轻
语



南国的五月

...

/ 唐锡如 /

五月，在南国是木棉花的季节，是暴风雨的季节。

比拳头都大的木棉的殷红花朵，像人头似的，从四五丈高的精裸丑陋的树干上，不时“托落”的摔到泥土上来。它没有香气，连野草的清香它都没有。它不想来媚人，这粗鲁朴直的家伙！它不结果，不结任何好看或是好吃的果。它只晓得开花，它的职务是开花，它自己唯一乐趣和安慰也是开花。这古怪的树，它要开完了血色的花朵，落完了血色的花朵，才开始萌芽抽叶！

市上尽多的是荔枝，市上尽多的是美人蕉。

可是木棉花不因自己的丑陋而灰心的！

五月，在南国是木棉花的季节，更是暴风雨的季节！

天气一径是闷热得像只炒红的大砂锅，太阳啗住了地面不动。土地渴得要死，草木都晕过去了。雪糕、汽水、凉粉，排成了微弱得可怜的警戒线。可是，吓，还不够一秒钟，便给融成了水，又化成了气！

豆大的汗珠，依旧从每根毛孔里跳出来，呼喊着。

一切都在挣扎着临死前的喘息！（可是还有三两只蝉，躺在浓绿堆里歌颂着！）

东南角上有一片云，看去还不够半亩大，可是就在这里面，隐住了一种沉闷的鼓噪声。

像是一只大鹏鸟翅鸟飞过来，翅膀遮断了太阳！几块云冲上来了，更多的几块云追上来了，旁的，起先不知它们躲在那儿的，现在都跑出来了，赶上来了。

灰白色的压迫！白的云像是汹涌的怒潮，在边缘上直展开来，飞驰过来，抢过来！后边，深灰色的、黑色的，像是海，不见它动，不过你觉得它在涨，在臃肿，像是什么稳固的有力的东西在向你移近来。

横跨马路的布标语，满孕了风，发狂似的凸着瘪着，瘪着又凸着，“哗啦！”从肚脐直撕到耳朵，碎了，市招在乱晃，乱撞，乱跳，乱喊。车轮像逃避风的追逐似的，滚得飞快！滚得飞快！飞快！到处都是匆迫的、慌乱的关门窗的声音。

暴风雨到了！

一条血红的电光划破了长空，这是宣誓！接着便是一片鼓噪的不过还是沉闷的雷声。

血红的电光再闪，照到先前疏罅的灰黑云块中间都填满了，再也没有漏缝了，完全打作一气了。

于是血红的电光，再闪第三遍，从西边直划到东边，有半个天！

一个雷，一个焦雷，跟着炸翻了转来，再一个，又一个……

风像发了狂，树像发了狂，草像发了狂，一切都站起来，奔过去，跑过来呐喊，呼号，它们要连根带泥的直掀到半天里去，他们都高兴得狂喊着“时候到了！”“终后今天到了！”

雨像是再也不能忍耐的瀑布，像是奋跃的狮子，像是威廉退尔里的

急奏，像是长城倒了，黄河翻了，一片，似乎又是杂乱可终究是一片的喊杀声。树叶狂喜得翻过背来逆上去，草片跳跃着，屋瓦吓得挤得更紧，更密，在欢跃的水珠下慑服着，抖颤着。

没有悠闲的蝉声，四周都是愉快的、宏壮的、舒困的音乐。

载《现代》第5卷第1期（1934年5月出版）

春雪

...

/ 盛明若 /

天气真古怪，在这早春时节，竟下起雪来了。濛濛地开始下雪的时候是在下午，这是怎样一个清冷的初春底下午啊，我正因闷得慌，上街去闲逛，东闯西闯，认得路也好，不认得路也好，只是一棚棚地逛过去。

到皇御河，看到那小小的一簇簇落到那平静的水上，在一座小桥边，我站住了；我看见一家人家门口扎着彩，挂着红灯，他们是有喜事。一顶小轿，四周挂着绣红的花绿幢帷，一个红衣红裙目戴蓝色眼镜的新娘正踏上轿去，另外有四个中年妇人，黑衫黑裙，佩红绸一条，如三角皮带，一个手中拿几枝香，一个手中拿一幅红毡毯，一个手中拿一个火炉，炉盖上飞出一缕缕的青烟——后来据金孝汉说，里面是烧着芸香。小轿抬出了门，四个佩红绸的妇人跟在后面，过小桥而去。在纷纷小雪之下，我几立着目送着她们。

有两个小女孩子，差不多高矮，各穿黄色长袍，项间披红色围巾，也在看热闹，看轿子远去了，懒懒地回家——在河对面——于是立到家门口，眼睛还是瞧着远方，瞧着那美丽的小轿消失了的远方。

在我身旁走过一个妇人，手里搀着一个孩子。这母亲在说：“他们‘回门’，新娘子‘回门’去了，今天晚上还要来。”

我走过了他们俩，匆匆地经过一家人家，这人家底门很低，是一家小户人家；一个老年妇人坐在门口，对一个孩子在说：

“叫你姆妈来，她晾着的衣服尽掉落在地上了，叫她快来，去，去叫——”

孩子跑着去了；老妇人对一个邻居讲：

“一天到晚，天天到晚在外面，再也不回家来的——我是老了——”

我不禁打了个寒噤。

小小的雪是下着，下着。这初春的雪带来的嫩寒是难禁的，我把大衣领翻了起来，我没有带伞，看着远远地白濛濛的一片，我急急地用快步走着。

我不知道那两个红围巾的小女儿是在怎样想，那一顶美丽的小小轿子在她们两颗无邪的心灵上会发生一些什么意义。

我更不愿再在这里论到我目睹的这现实底横切面——这会引伸到一个扫兴的结论。

小小的雪是下着，下着；难禁的是这初春的雪带来的嫩寒。

载《现代》第1卷第2期（1932年6月出版）

西湖春景

...

/ 许钦文 /

杭州的西子湖畔，每到春季，所谓桃红柳绿的时候，六桥三竺之间，来来往往，拥挤拥挤的总有许多红男绿女黄布袋。黄布袋上大书“朝山进香”，多半来自嘉湖两旧日府属的农村。他们种桑养蚕，以为背着黄布袋到“佛地”来进香以后，就可以蚕养得大，丝抽得多。相信菩萨，无非以为菩萨能够使他们获利。不惜破费买香买蜡烛，而且“孝敬”和尚，原有“抛本”之意。杭州固然没有像故都的“先农坛”，也没有像成都举行“花会”的二仙庵和青羊宫，他们见到塑像便拜；双膝跪下，接连的叩头，为着求子得福，显得至诚恭敬。在释迦牟尼塑像面前这个样子，在观世音塑像面前也是这个样子，在岳飞和关羽等塑像面前都是这个样子。以为泥塑木雕的偶像可以使你们生子得福，所以一见着，连忙双膝跪下，接连的叩头，显得十分至诚而且恭恭敬敬。风雨不辞，黎明即起而步行远道的精神很可佩服；阔大的步子，壮健的体态更可以羡慕。同时徘徊于苏堤白堤，灵隐韬光，虎跑龙井和三潭印月之间的，有头戴铜盆帽，手提司的克，西装笔挺，或穿大袖子，偕着烫发革履的女郎的是舟子车夫、旅社菜馆“刨黄瓜”的对象，叫做“上海人”，据说多半是“洋场阔少”。被“刨黄瓜儿”，犹如在上海的做“猪头三”、“阿木林”。不但多花了钱，

而且有点被玩弄。可是坐在车中、轿上，别人汗流浃背，腰酸脚痛，他们欣赏风景，谈谈笑笑。吃的是西湖醋鱼，炸溜鲑鱼，春笋炒鲛鱼，火丝鸡汁莼菜汤。他们有的是钱，多花点何妨，这就维持了四季靠一春的“杭州人”。

左钱江，右西湖，城隍山的风景是可观的。便于人而适于野，游人香客、星相家、摸骨僧，凑成功了城隍山上的热闹。今年又有了新人物，叫做“流亡学生”。他们，男男女女的一大群青年；家乡开火，逃难出来；战事未停，有家归不得。住的是破旧的庙宇祠堂——完整的庙宇要供泥塑木雕的偶像；睡的是泥地，铺上些稻草，不久就会霉烂的，吃的是稀饭。走廊、门兜、戏台边旁，铺些稻草就是眠床。坐在床头，站上捏着书本的教员，就成了教室。站上两位教员，就成了两个教室。按照时间上课，起居饮食也有规定的时候。聚集在一起，他们过着团体的生活。散落在街头的是难胞，年青的该叫做难童。“告地状”早已无用，“老爷太太”的呼救也不见得有什么用。病倒在路旁，冻饿几天，呻吟几天，惨叫几天，个别死亡。

以前在成都，经过茶店茶摊，总可以听到铿锵之声，由于指头拨动“大二百”的银元。那无非是好玩。银元放在手上，拨动撞击，发出铿锵之声，也就成了三十八年——一千九百四十九年西湖春景之一。这不是玩弄，所谓银牛的银元贩子，成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聚集在清泰路众安桥，铿锵铿锵的你也“大头要么？”我也“大头要么？”，或者：“大头卖出！”“鹰龙洋卖出！”“大头我要！”“大小头我都要！”闹嚷嚷的马路上面挤满了人，弄得车子都通不过，警察走来赶一阵，也只有几分钟可以过。有时抓到几个关几天，曾经没收过大小头。可是愈抓愈多，愈赶愈热闹。实在因为银元已为大家所注意。无论机关的办公厅里，